



创作谈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胡宇菲

笛安，生于山西太原，著有“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长篇小说《告别天堂》《景恒街》《南方有令秧》等。她是80后作家中第一个人民文学奖得主，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著名作家苏童曾感叹：“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

继《景恒街》之后，睽违三年，笛安新作《亲爱的蜂蜜》终于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这部被笛安认为是其创作生涯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以单亲妈妈崔莲一与熊漠北的爱情发展为线索，却将故事的重心放在了熊漠北与崔莲一女儿蜂蜜“忘年交”的友谊上探寻成年人的人生与心灵思索。近日，笛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近年来的创作心路以及《亲爱的蜂蜜》背后的故事。

每个人对自己曾经的风格都有厌倦的时候

“我在这部小说里的野心并不算大，但是非常的私人。”笛安笑着告诉记者。最初，笛安的构想是写一篇3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呈现温馨轻松又比较明亮的感觉。“小说的男主角爱上了一位单身妈妈，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与对方的孩子相处，也就是蜂蜜。”虽然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关于大人小孩之间的友谊故事，但笛安希望能在这个故事里探究写作技法与创作心态——如何在有限的文字里真实地让时光流动，如何能在一个相对简短的篇幅真切地放下一个人回忆的半生。写着写着，笛安发现顺着这条线下，里面涉及的内容开始变得复杂，在不断丰富中便有了今天15万字的篇幅。

或许笛安的目的达到了，在读者看来，《亲爱的蜂蜜》阅读的最大感觉是温润、平和、松弛、自然，这与她以往的风格大相径庭。从19岁开始入行，她的起点颇高，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发表在文学期刊的标杆《收获》上。那时的笛安正独自一人在法国留学，之后，天分的力量支撑她大步向前，随着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相继问世，文坛上有了作家笛安的声音。

2009年，小说《西决》出版，上市两周便加印10万册，一月内又加印两次，畅销书作家的名头一夜之间落在了笛安的头上。苏童高度评价《西决》写得“生机勃勃”“举重若轻”“几乎不着语言痕迹”。笛安又顺势写出《东霓》和《南音》。这个发生在龙城的关于亲情的故事，交织着阴暗与温情，伴随了一代青年的成长，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龙城三部曲”。而笛安的写作风格也在一众80后作家中别具一格。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称其作品是“沟通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

“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

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这是《东霓》的后记中笛安深刻的自我剖析。实际上，创作完《东霓》，她就没再去完整看过这本书。“偶尔有一次翻开看了几页，觉得（写得）太尴尬了，我就把书快速地合上了。”这位80后作家承认，由于内心有着强烈的碰撞，以及忠于自身情绪的表达，曾经的她喜欢写一种尖锐的冲突，但每个人可能对自己曾经的风格都有厌倦的时候。笛安坦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好的文字，好的文学作品，可能就是不动声色的。比方说也许有一些惊涛骇浪，其实都隐藏在平静的表象之下。”几乎是多种原因造成了今天这样的转变，于是，便有了《亲爱的蜂蜜》的诞生。

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成为母亲之后，母职体验为笛安打开了看世界、看自己的另一个角度。与女儿相处时，儿时的碎片记忆、某个瞬间会突然翻腾，唤醒笛安内心深处那些以为已经遗忘的东西：“所有那些童年时代非常困扰我的疑问，其实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答。”

《亲爱的蜂蜜》中就盛放了她这样的思考，但不是一个女人如何成为母亲，而是一个成年人如何与素未谋面的孩童相处。为此，笛安采用了女性作家中少见的男性视角，同时也是为了规避母女书写中那些“沉重、黏稠甚至阴暗”的东西。对很多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场“叙述的冒险”。作家石一枫就评价，“跨越一个性别，跨越一个年龄，跨越一个身份，换一个叙述者的角度去看别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但笛安认为，性别视角并非不可逾越，代入熊漠北那样的男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孩子气，细腻，纯粹，干净……看过书的读者，基本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男主人公，如果稍微负面一些，则是不靠谱、不着调；即便是刚认识不久的人，他都会为了帮别人忙，头一热就跟对方结婚。笛安的笔下，熊漠北善良但有缺点，不见得是个理想伴侣，但他“内心有非常像小孩的一面，熟悉小孩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他才能跟蜂蜜做到相互理解。”

就这样，成年版“蜂蜜”的熊漠北与蜂蜜自然而然地成了“忘年交”，他们一起在深夜里等待花开，熊漠北还会把汽车喷成蜂蜜最爱的樱花粉色，耐心解答蜂蜜一声声的“为沙玛亚”（“为什么呀”）。这些与孩童相处的时刻，很多来自笛安的亲身体验。书中有个片段，蜂蜜第一次吃冰激凌，看到冰激凌融化，吓得哭喊出来，就是从笛安女儿那里得来的灵感，这样的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一种贴近生活的实感。

在跟蜂蜜的相处中，熊漠北童年的记忆影像逐渐清晰，他回忆起了母亲堕胎的往事和那些因为时代原因促成的一直未能治愈的创伤，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叩问自己，一步步自我疗愈。

写到后来，笛安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写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

人的成长小史。也因此，《亲爱的蜂蜜》在冲淡平和之余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某种程度上，笛安母亲的身份、经验成就了这本《亲爱的蜂蜜》，书中有成全，也有妥协。《亲爱的蜂蜜》的故事主线仍是爱情。崔莲一与熊漠北，这对人到中年并且都有过失败婚姻的男女，在以理性为标尺的计量下，衡量爱情和婚姻的现实可行性。可以想见，过程是艰难的。在这段看似脆弱的爱情中，蜂蜜充当了二人关系的黏合剂。但现实的考验还是如约而至，熊漠北面临被调去伦敦工作的机会，而崔莲一不想轻易变更自己的生活轨迹，顺着故事写，两人的结局必将走向分离。但结尾处峰回路转，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两人最终归于团圆。

这个结局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一对在感情面前精于算计的人；一场疫情，让崔莲一和熊漠北改变了对生活的预期，重归于好。笛安将这个设计归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圆满，身为母亲的柔软，让笛安动笔之前就想成全一个好的结局。写这个故事时，“没有办法以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我只是觉得蜂蜜得过安稳的生活，需要一个安定的家，所以我就让这两个人在一起。”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出路。”不少人在读完书后问笛安：靠命运把两个人推到一起，能算是真正的百年好合吗？笛安回答：百年好合背后其实就是千疮百孔，不过，唯一的特殊就是蜂蜜的存在，她是一缕阳光，照在千疮百孔之上。

找回最初写小说时的快乐

《亲爱的蜂蜜》是笛安近十年来写作最顺的一次。靠写作吃饭，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可是，真正成为职业作家不免会有许多限制，“我已经写了十几年，再出作品的话，它不是一定得是职业生涯里比较有标志性的作品？”虽然不断叩问着内心，但笛安这次想抛下一切，试着不要去想那么多。

写《告别天堂》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任何标准，年轻冲动的笛安只用了三个月便完成了。从《西决》开始，笛安发现，写作变得非常艰难，坐在书桌前写一天，可能最后只有两三百字是合格的。写作的战线也从三个月拉到了六个月，甚至是好几年。

“在构思《亲爱的蜂蜜》的时候，我有一个刻意的追求——只想找回最初写小说时的快乐，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感受过这么单纯的快乐了。”所以，笛安在叙述中并没有刻意去编故事、写故事，而是靠众多细节堆叠起承接，好似讲述者将其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温柔自然地传达孩童和成人间的动人回声。

丢下了所有的暗示，再度面对这部新作，笛安觉得不仅没有了对过去的紧绷感，内心深处好似有一种放下来的轻松。“这个是我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明显感受到的。”笛安说，过去的七八年，她一直在探求创作风格的转变，在《亲爱的蜂蜜》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清晰落地。

文化视点

如何看待“三分钟说电影”

据南方日报，“这个男人名叫小帅，二十年前他被错判送进了肖申克监狱……”诸如此类的“三分钟说电影”短视频，最近热度颇高。一段抓人眼球的情节之后，剪辑的画面配上AI一成不变的语调，收割千万播放量，也引发了许多人对“杀死电影”的担忧。不得不说，三分种的剪辑相比两三个小时的正片，只够看个热闹。电影的悬念设计、画面音乐、情感暗线被删减，留下干瘪的剧情。随着AI语音的加盟和人物名称的简化，更显同质感——迷失在“小帅宇宙”里，不仅男女主角可以被复制，就连创作者的形象也可被隐去。

看热闹本身，并不算错。要想叫好又叫座，原汁原味固然是一方面，吸引受众同样重要。单从吸引人这点上，制作方的预告片和网友的二创，效果并无二致。整体来看，影视剪辑的对象集中于故事片和悬疑片，那些需要细品慢嚼的文艺情感，是无法等到嘴替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说谁“杀死”谁。

把选择权交给观众，还需要版权规范保驾护航。人们担心电影艺术的消失，也有对创作收益的担忧。“心血之作无人问，小帅小美天下知”，这样的反差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如给最佳美术片

一次“留白”

据解放日报，日前，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红毯暨颁奖典礼举行。只是在最佳美术片一项上，多少人感到有些遗憾。如果没有具备足够含金量的作品，不如索性让该奖项空缺。

在历史上，金鸡奖常有空缺。评奖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合则评，不合则空”，从业者和观众也并未因奖项付诸阙如而不满，反而为金鸡奖宁缺毋滥的专业性拍手叫好。

让奖项空缺，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20世纪80年代，最佳男演员多次空缺问题引发上影厂的集体讨论和反思，普通观众也纷纷来信为如何培养优秀男演员献计献策。2020年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也空缺，引发观众对电影的主题歌为何不如以前优美动听的热议。这些讨论都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正向积极的作用。

如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拓宽中国动画表现题材，成为困扰中国动画发展的一个问题。除了明晰可见的票房数据，专业权威奖项的认可更能代表一种引领性的发展方向，不仅可以给勇于创新 and 尝试的动画人以行业信心，也会鼓励更多后继者沿着这一道路，将中国动画继续推向新辉煌。给最佳美术片一次“留白”，也许更能引发人们对其未来该往何处走的深度思考。

新媒体平台“文学场”

如何影响当代青年阅读

据文汇报，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抖音、B站、小红书等以短视频、直播、图文分享的形式，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内容生态。一是出现大量图书推荐、阅读分享的内容，吸引了新的读者，提高了图书销量；二是提供给创作者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机会，帮助其更好呈现个人风格，展示创作理念；三是生成了新的评价标准，更强调文学与生活相互连接。

新媒体已逐步渗透到过去纸质媒体形成的文学场，把文学创作—评论—接受—评奖—经典化等环节结构性重建。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生成了许多新文学场。新媒体平台与传统文学场最大的区别是评论环节被分享环节取代。过去，评论家以启蒙姿态和专业术语进行文本阐释，对话对象更多是作家和同行等。而在新媒体平台上，分享是平等的，每一个分享背后，都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主题，他们主页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折射出不同的现实感。

新媒体平台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文学场，也源于这些年平台试图摆脱消费主义、物质享乐、虚假种草的标签，从物质向精神寻求转型，这也是一种稳妥的经营策略。但也要注意，新媒体看似拓宽了传统文学场，但由于信息茧房效应，人们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被算法操控，缺乏多元视野，这有可能使越来越多文学从业者按照平台受众的口味来写作和推广作品。

电视剧“脱水”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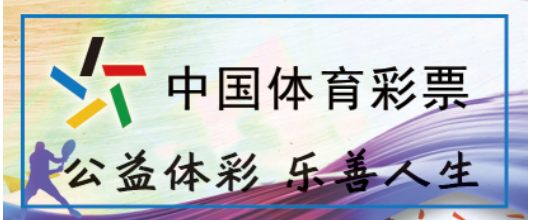
仍在路上

据解放日报，如今，一些电视剧的播出效果常给人留下“冰火两重天”的矛盾印象。“火”，是该剧在微博热搜上的火热；“冰”，是该剧在微博热搜之外的冷清，很多人不知道何时播出了这样一部剧，或者浅尝辄止早已弃剧。

营销本身并无对错。剧集营销的本意，是平台、制作方或演员发现，发掘观众的需求，让观众了解剧集，追看剧集甚至成为剧集“自来水”。更通俗地理解，剧集的营销就是打广告。在观众时间有限，影视剧选择又多的背景下，好剧要出圈，有时确实需要适当的广而告之。

过度营销下，各种各样的乱象自然难以避免。有的电视剧二三十集的篇幅，微博热搜的数量可以多达三四百个。这些热搜，当然不是观众观剧后的自发讨论，而是剧集的利益方事先的主动引导。本来营销方希望热搜能触发观众的追剧动力，结果却适得其反。碎片化的热搜，破坏了电视剧作为完整叙事艺术的多元魅力，让剧集沦为简单粗暴的“故事梗概”。

此前有造假收视率的点击量，如今又有各种“虚火”的热搜，足见影视行业的“脱水”工程旷日持久。造假的方式层出不穷，监管也应该及时跟上。（□记者 刘一颖 整理）



著名作家苏童曾感叹：『笛安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

当孩童与成人相遇



口述史：一种建筑抢救性记录范式

□ 于涓 赵斌

建筑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梁启超有言，“欲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经历……此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亦将“现实之实迹及口碑”列入甲等史料。20世纪20年代，朱启钤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过程中，开启向传统匠师访谈的先河，后刘敦桢、梁思成走访各地匠师，访谈匠人、了解匠艺。但此后，口述史并未得到中国建筑界学人的重视。

近年来，口述史正逐渐引起学界的青睐，带有生命体温的个体记忆及学术成果正逐渐引起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界的重视，并越来越多地成为从业者和学者关注、认可、使用研究的方法之一。

为什么口述史在当代建筑历史研究中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口述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传统的历史书写，不管是编年史，还是纪传史、专门史，都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实际上，因为时间或记载本身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具体而微的史实在历史书写中缺失，所以，现代口述史开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由集体到个人的新视角，是对大历史的一个补充。

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历的生活和经验为主，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体现对宏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样既能帮助研究者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的心态，又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整体性把握。

口述史最重要的是体现历史研究本身的现代性。现代史学研究从大历史转向微观史，更多关注组成历史的个体，尤其关注历史中一些偶

然的、被忽略、被掩盖的事件，而这些恰恰是历史研究现代性的表现，是传统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口述史翻开了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一页。

建筑抢救性记录范式的初步形成

建筑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记忆也是一种遗产，口述是其他史料所代替不了的，口述记忆比文献更容易丧失，口述史工作也更具紧迫性。2018年5月，在学术召集人赖德霖教授积极推动下，沈阳建筑大学率先发起首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并主编、出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以下简称《文库》），对建筑口述史理论、实践和工作经验进行交流。研讨会与《文库》将建筑口述史作为一个学术性议题集呈现于学界，此后，相继由华侨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传棒接力。中国建筑口述史形成每年举办一场工作坊，出一辑《文库》的惯例。5辑《文库》中收录的133篇文章涵盖了现代建筑实践、建筑教育、传统匠作记忆、遗产保护、历史及理论等方向，基本上可以管窥中国当代建筑口述史学研究现状的版图。

经过几年来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及《文库》的推广、出版，近现代建筑史学界多数学者基本达成共识：记忆与实物、文献、档案、图纸等其他史料类型一样，都是记忆遗存，也都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对象。建筑口述史的意识深入人心，并产生了较丰富的口述实践，同时也呈现了较明显的发展不均衡性，以人、物、事三个维度为例，从研究对象来看，多集中在名校、大师、重大项目、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从研究者来讲，口述史方法的使用远远不够普及，目前仅限

于几所重点高校的少数学者、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绝非居于庙堂之上、囿于学术高地的工具，它不仅是新史学倡导的史观和方法孕育的产物，更具有新史学所有特征——它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是一个平民化书写的过程。藉由口述史方法所获取的资料，不再仅是传统史料的另一种形式。这种“自上而上”研究视角的根本变化，要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社会的、学术的精英人物转为对各地区基层建筑从业者、乡村的普通工匠、普通院校的建筑教育者。因此，第五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向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界，以及关心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各方人士倡议：广泛深入开展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

标准规范与长效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在如何将口述信息进行记述与整理的规范上，结合建筑学科特点，在人、物、事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些要求：包括在受访者、采访者、访谈中谈及的人物等人的层面，在出版物、建筑材料、建筑构件、工具等物的层面，在建构、工作、街区、事件的层面，都给出详细的规范。从目前被《文库》收录的口述史访谈中可以看到，仍有一部分访谈成果处在不规范的状态，只作了一些简单文字处理的口碑史料层面，既破坏掉口碑史料的原真性、完整性、情境化，又失去了口碑史料的档案价值；既未做到与文献、实物等其他史料类型进行细致详实的“三重证据”互证核实，又缺乏阐释历史的洞察。

建筑学人在把口述史当作恢复历史史实的工具方法的应用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

程序、步骤、方法都在日臻完善。仅把它作为史料的来源，显然是低估了口述更为深远的价值。当历史学者把其作为社会记忆遗存来审视，在自觉探究、辨析记忆如何以及怎么被“选择性的、扭曲的、虚构的、被强调的、或被忽略”的过程中，一段历史背后的社会本质的形成或变迁，才得以真正浮出水面。

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工作水平与成果质量？作为第六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的主办方，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接过承办的接力棒后，便开始思考中国建筑口述史长效工作机制的建立问题。年轻的从业者、教师、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必将成为建筑口述史收集与书写的主力

“口述史是人人记忆中的历史，口述史记录关心人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口述史工作是人人都可以作出贡献的历史。”（《文库》篇首语）多元主体的参与与书写才是建筑口述史的应有之义，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是广泛深入开展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的保障。对投身这项工作的师生和研究者开展口述史工作的相关培训，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将此举作为建立长效机制的第一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产生兴趣，并逐渐养成访谈、记录、整理的习惯；与设计、学术研究结合，规范地学习口述史的工作方法。其次，建筑口述史是一个攸于工程、要发挥行业内的各种力量，高校、设计生产单位、行业协会、社交媒体要实现联动，建设以数字化形态存在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等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平台，实现建筑口述资源的共享、解读与利用的多元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